

我们的 不幸 谁来承担

孔见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我们的不幸 谁来承担

孔见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不幸谁来承担/孔见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154-0468-4

I. ①我… II. ①孔…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5355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李一梅
责任编辑 李一梅
木刻插图 老 树
封面题图 韦尔乔
责任校对 康 莹
封面设计 古润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66572434 66572180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印张 1 插页 20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内篇/001

物的意志	002
我们的不幸归咎于谁	009
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026
社会批判的资格准入	039
弥纶天地的东方人文精神	049
富而不贵的生活	068
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086
虚无与根据	106
仁者以财发身	129
病入膏肓的人	133
与牛的反刍同时进行的写作	150
虚构的自由	153



目录

外篇/171

两种不同的精神原型	172
遗弃在尘埃里的货币	177
史铁生：文学的禅者	199
与另类生命相遇	201
季风幸运的流程	218
生活的过去进行时	222
剥开隐喻的果实	227
西部荒原的见证	232
出入于隐显幽明之间	236
凝视的意义	239
造物的恩泽随处流淌	241



杂篇/245

收复心灵的失地	246
诗人自杀与诗歌的精神导引	248
流放意义的嬗变	257
挑衅与追杀之外	262
一泓清泉在襟怀	266

内
篇



物的意志

安徒生的童话《红魔鞋》，说的是一个夏天里打着赤脚的穷女孩，在接受坚信礼前买了一双艳红的鞋子。当牧师庄严地宣讲上帝的荣耀与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时，她心里想的却全是新买的鞋子。鞋子吸引着众多的目光，并且得到了人们的赞赏：多么漂亮的舞鞋啊，跳起舞来一定很美！经不起别人的赞叹，她跳起舞来，舞姿的优美飘逸让她深感意外。一开始，她还可以脱下鞋子，获得一时的歇息，但那天晚上，她穿上鞋子去参加一个舞会，就完全失去了控制。红色的舞鞋带着她不停地舞蹈，从城内舞到城外，一直舞到黑森林里去。她害怕起来，想脱掉鞋子，却发现鞋已经长到皮肉里去了。红舞鞋就像一只精灵领着她跳向田野、草原和山冈，在雨天、在太阳底下、在黑夜里不停地旋转腾跃。最后，她不得不请求刽子手挥斧将自己的双脚剁掉，而这双鞋子竟带着剁掉的小脚跳向山林深处。

安徒生的这个故事，虽说是一个童话，天方夜谭的事情，却道出了人世间自由的悲剧。卢梭称，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他看到了枷锁的普遍存在，却看不清枷锁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在裴多菲的诗歌里，自由有比生命和爱情更高的价值，但是，我们常常看到，这种价值至高无上的权利轻易断送于各种无意义的事物中。人们总想拥有、支配

更多的事物，但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行为服从于物的逻辑，为异己的力量所挟持，甚至把物的意志当成了自己的初衷来执行，以为这就是自由真谛。

唐代诗人贾岛有《剑客》一诗传世，诗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倘若真有剑客用十年的时间磨出一柄锋利无比的剑，最终落个“霜刃未曾试”的结果，会是多大的遗憾啊！剑乃凶器也，其斩钉截铁、见血封喉的锋芒闪现着一种难以掩抑的杀气。在暗室里静静磨砺的人清楚，剑隐藏着嗜血的渴望，流泻着令人战栗的寒光。它是作为夺命追魂的武器被人们锻造出来的，它不能辱没自己的使命，废掉自己的全部武功，它必须扬眉出鞘，履行作为一种凶器的职责，完成自己被锻造时赋予的使命，实现人们对于剑的想象，证明自己不是一片平庸的铁片。它呼唤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时刻，给自己提供横空出世、施展身手的机会。倘若没有，它也会激励、鞭策、怂恿握着它的人去制造。同一条狭窄的路面上行走，人与人之间难免要发生一些摩擦，这种摩擦可以和风细雨地加以化解，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也可以以牙还牙，不断升级成为一场格斗。在摩擦发生的时候，当事人手中是否持有一把贾岛牌宝剑，结果会大不一样。倘若对立双方两手空空，也许可能拱手相让，井水不犯河水；倘若其中一方怀有一把研磨了十年、刃如霜雪、跃跃欲试的长剑，很难保证不会酿成一场你死我活的惨案。这时候，作案者不是持剑的人，而是人所持的剑，人很难控制它对血腥的饥渴和冲动，人成了被剑左右的傀儡，只是一个帮凶而已。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人们通常羡慕那些身怀绝技的高人，觉得拥有他们神出鬼没的武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武术从来都不是自娱自

乐的把戏，它的各种招式都指向想象中的敌人，企图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当一个人把各种致命的绝活儿学到家时，他本人也不不知不觉变成了贾岛诗中描述的那把寒光毕露的剑，不甘在幽暗的皮鞘里寂寞地终其一生。他不能将所学的武艺置于一无所用的地步，因为那等于废掉了这些高超的本领，等于自己数十年习武付出的心血全都付诸东流。于是，他的内心有了对不平之事的期待，而期待中的事情最终是要发生的。就这样，他不由自主地进入一个冤冤相报的江湖，杀人并且为人所追杀。整个过程可能看起来都出自他本人的选择，天衣无缝，谁能够看清其中的被迫和无奈？

无独刀剑，各种事物都隐含着特定的功能目标和意志追求，特别是那些被人制造出来的东西，在出身之时就被赋予某种意向。由于初始的目标意向，事物本身处于尚未完成状态，存在着对称性破缺，或者说圆满性破缺，因此，它具有一种自我完成的倾向和属性。当人拥有某种事物并享受它带来的恩惠时，隐蔽在其中的倾向性就附着于人的心灵，给予某种持续的心理暗示。这种暗示在不知不觉中强化起来，并最终偷换人的意志，让人乖乖听命于它的调度和派遣，还以为是来自自己内心的呼唤，以为是一种天职或神秘的天意。就拿资本来说，资本是一种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能够带来利润的成本。不断实现自身价值的增值，使之趋于最大化，是资本本身固有的倾向和追求。资本的这种初始意向使所有拥有它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服从于它的逻辑，不屈不挠地去实现它的渴望，完成它的属性。一个拥有亿万资本的人，如果能够使自己账户里数字的位数增加，他会深感欣慰，觉得自己对得起手中的货币，也实现了自我的价值，有了慰藉感和成就感；反之，倘若账户里资本的数目不断减少，向零的方向运动，他会感到恐慌，痛恨自己，觉得

自己有罪，甚至不可饶恕。自2008年开始的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已经导致许多顶级富豪跳楼卧轨，他们为自己不能完成资本赋予的使命而引咎辞命。可见，资本与贾岛的宝剑一样，具有夺命追魂的魔力。资本对剩余价值不可抑制的追逐，与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和经济运行的周期波动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谁都无法保证自己手中的资本任何时候都处在增值状态当中，真是苦了那些资本家，他们的灵魂很难摆脱资本的梦魇。恩格斯说过，少女可以歌唱自己失去的爱情，资本家却不能歌唱自己失去的金钱。

近年，汽车消费成为时尚。看到周围的人纷纷成为有车族，我的邻居，一位大学教师，也买了一辆亮丽的白色轿车。其实，他的生活基本都在校园里完成，需要出车的机会极少。而买一款崭新的车子，搁在那里不用，风吹雨淋日晒，是一种浪费和痛惜，是暴殄天物，况且不经常用，车辆也会出问题。每天的夜晚与清晨，他都在阳台上默默地注视这辆流线型的坐骑。目光中，洁白的车身保持着向前冲驰的姿态，像一匹白马在厩栏里想象着旷野上的奔腾跨跃。他感到了白马内心有一种深深的压抑，还有作为骑手莫名的愧疚。有时候，他不得不专门抽出时间，驾车到城里漫无目的地转悠。甚至到学校羽毛球馆打球，不过两百米距离，他也要把车开上，将车倒过来倒过去。每年算下来，汽车养护、汽油、停车等费用，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远远超出了租车的花费。而且，由于运动量的减少，他的身上长出了许多赘肉，需要减肥。实际上，他所购买的不是使用权，而是一种拥有权，但到底是他拥有了汽车，还是汽车拥有了他本人，已经很难说得清楚。

刀剑、资本、车辆这些没有血肉灵性的事物尚且如此，那些有血肉灵性的个体隐含的魔性，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春秋时，卫国第十四代

君主卫懿公特别喜欢鹤，整天与鹤为伴，以鹤的所好为自己的情愿，鹤所乘坐的车子比大臣的还要豪华。为了养鹤他耗费大量资财，疏于朝政、不问民情，引起臣民的不满。公元前659年，北狄部落侵入国境，卫懿公命军队前去抵抗。将士十分气愤：既然鹤的地位和待遇比我们都好，就让它们去打仗吧！卫懿公没办法，只好亲自带兵出城迎敌，最终战败而死。

卫懿公当年因为迷于玩鹤，把自己和一个国家的命运给玩完了。人们把他的行为称作“玩物丧志”。玩物丧志其实是人在玩物的时候，不小心被物的意志俘虏，反过来为物所玩，断送了自己的意志自由。人们通常以为，把越多的事物揽到自己怀里，或是划归自己名下，是一种显赫的成就。他们陶醉于拥有众多贵重事物的辉煌觉受，却不知，每一种事物都有自身隐秘的倾向，把众多事物收拢到自己怀里，同时也是把众多异己的力量引到自己身上，这些异己的力量会反过来控制人的心灵，使自己更加身不由己。时下，富人、官员包养二奶、小蜜成为时尚，似乎不如此便对不起自己的发迹。他们都想要步袁世凯的后尘。袁世凯拥有三十几房太太，太太之间各有各的性情、心思、欲望，都想排斥别人，从他这里得到更多的宠爱和好处，切割他从外头搬回来的那块大蛋糕。为此，这帮女人时常平白无故生出许多是非曲直来，把后院闹得鸡飞狗跳，让他在料理国家大事之余疲于应付，惹出许多荒唐的笑话来。最后，他不得不用政治手段来治理家庭。

自由通常被定义为人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随心所欲地做出抉择。但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向，而不是另有所往？其中另有深意存焉。在很多时候，人并不清楚自己意志背后的因缘集起。人的内心通常不能在无意向的状态中持续，止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的安详自在，为了

避免陷入一种茫然无措和怅然若失的状态、沉溺于散乱昏沉之中，他需要抓住一些东西，一些稻草和藤萝，并通过对稻草和藤萝的抓握来提领心气，获得生活的指望和劲头。倘若抓握不到，心里没着没落，就有一种深渊似的遗弃感，就会生出巨大的恐慌——这是人最原始、最根本的精神强迫症。因为内心强迫的压力，人不能怡然自得地跟自己相处，总想从自己面对的紧张中逃离出去。是故，他们很容易接受暗示和诱惑，被物的意志所召唤和激将，将外在的蛊惑和怂恿当成自己的自由意志。

从自我面对中逃离出来的人们所热烈讨论的，不是要不要抓住什么的问题，而是抓住什么样的事物才是最好的问题。他们要在事物间的差别中来寻找和判别自己生活的意义，度量自己人生的成就。对此，庄子专门写了篇洋洋洒洒的《齐物论》，告诉人们，他们所要追逐和躲避的事物之间的差别，只是一种观念构造而已，这种观念只有在某种褊狭、局促的对待关系中才可能成立，换一种对待或参照系就成为荒谬。因此，抓住什么其实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有人抓住事物的时候被事物抓住了，有人则没有。庄子给人们迷恋追逐的对象祛魅，是想让人能够以平常心对待，从最原始的精神强迫症中解脱出来，与物同作逍遥游，又不为物的意志所缚，并与之沉沦。勘破各种事情的阴谋，保持与事物之间不即不离、亦即亦离的关系，化物而不为其所物化，是庄子的智慧。

物的意志对人的规训和控制，就像是鬼魅的附体，就像是人中了什么邪气。在巫术中，人们用各种残酷的方法来驱邪。其实，邪魔的源头不在事物，而在于人的内心是否萦怀于事物，陷入由此引发的幻想境界不能自拔。对于人丧失自在的原因，释迦牟尼进行了深邃的追问，形

成了十二因缘学说，最终追溯到人的意向：“无明缘行”。小乘罗汉灰心灭志，绝诸缘起，进入寂灭的有余涅槃，以求解脱。大乘菩萨则于缘起之中了悟空性，证取“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色空不二、生死即涅槃的境地。《维摩诘所说经》讲述了古印度毗舍离地方一个叫维摩诘的富翁，他家有万贯资财，过着世俗间富贵荣华的生活，但能够处相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着境，无为而无不为，于世间出世间，成为大菩萨的典型代表。佛的许多大弟子和菩萨都没有他那么高的修为。

说起来，物的意志如怪力乱神，防不胜防，其实这种神力源自于人的赋予，源自于人内心定力的薄弱。安徒生童话中的那双红舞鞋之所以有如此可怕的魔力，是因为那个穷女孩对它产生了深深的痴迷和无尽的遐想。人的心意若能够从事物之上悄然脱落，豁达开来，不为任何现象所系缚，事物也就无任何意志和邪魅可言。

我们的不幸归咎于谁

1

人一直以自身能够改变点什么为骄傲。如果前方有棵树挡住了视线，我就挥刀把它砍倒；如果家门口有两座大山堵住了出路，我就用担子将它们挑开；如果座下的凳子硌痛了屁股，我就换一张凳子，傻瓜才想到要换一个屁股呢！如果一个女人不能给我下崽，我也会换一个女人，天下的女人怕不多吗！这种以人我为本位的取向，显示了人对自身能力的自信，也张扬了人君临万物的尊贵，而完全不考虑人本身是否具有尊贵的品质。一旦日子过得不舒坦，人们便想到要换一个伙伴，换一个地方，换一种环境，换一个国度，从来没想到要换一个自己。总之，这种取向从根本上就不打算改变人，只是一味地加以肯定，以人现成的德性为尺度，去判断并改造、驯化周遭的事物，使之合乎人的性情，直到人心满意足、昏昏欲睡为止，而不管这种性情是怎样的乖戾。它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吾国人过节时常说的一句贺词：万事如意。一个人达到了万事如意的境地，所有愿望的沟壑均已得到填充，他的生活就算是幸福美满了。

社会的变革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理想，建立一个适合人类性情的环

境，以消除人间的种种委屈和怨恨。只要打开厚厚的史籍就可以看到，几千年来，贫困、暴力、压迫、疾病等灾难充塞着人类生活的页码。人们有理由把自己承受的不幸，归咎于社会构架的不合理与他人粗暴的掠夺和强加。他们相信，只要能够避免这些莫须有的天灾人祸，生活就会像十五晚上的月亮那样光辉圆满。他们相信，在坑坑洼洼的地球表面，可以建立起一种无可挑剔的社会制度，从而确保每一个人命中厚积的福分。这种福分有时被描绘为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有时被描绘为需要什么就得到什么，需要光就有了光，在人的生活里没有缺憾和无奈，更没有愤怒和悲伤。

在过去的时代里，出现过许许多多慈善的空想家，他们对人类的处境抱有深刻的同情和关怀，凭着奇妙的想象力绘画了种种令人心怀激荡的社会蓝图，有的甚至逼真到一个夜壶的质地。这些理想社会，或者建设在人世之外某个神秘的地方，或者坐落在大海之中一个遥远的岛上。它们唤起了人们对未来的热望，也激发了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不满和对主宰与管理社会的统治阶层的愤慨。那些受尽了人世艰辛的人们轻易就解脱了自己的责任，把自己所承受的一切苦难，理直气壮地归罪于该死的社会和居心险恶的坏人。于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地球表面到处布满了干柴，革命的烈火此起彼伏，乌托邦的狂想把人卷入了暴风骤雨的年代。那些眼睛里喷着烈焰的人们以为，只要把现存的社会建制一把火烧掉，把豺狼一般穷凶极恶的统治者扫入墓穴，就可以结束噩梦一般的生活，过上原本就属于他们的神仙日子。

然而，在磨蹭了很长时间之后，在二十世纪的尽头，历史以饱经沧桑的、沙哑的嗓音告诉人们，推翻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并不意味着就能够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打倒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并不一定能够清

除社会的种种罪过。那些描绘得美轮美奂的图画，一旦付诸现实就会破绽百出、捉襟见肘，借助激情和暴力在地球表面建设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把我们的生活搅得一团糟的不仅是某个存在问题的社会，也不仅是一些心怀恶意的别人，而很可能包括我们自己。人应该对自己的不幸承担某种程度的责任，而不能一味推卸于社会并且迁怒于他人，特别是在难免存在种种纰漏的社会里。

2

说到理想的社会图景，从来就没有一个定准的范本，它总是相对于某一种境遇而被设想出来，它的完美程度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挑剔。对于生活在陶渊明时代的人们而言，没有严刑酷罚和苛捐杂税等暴政的桃花源就算是理想社会了。对于生活在工业革命时代的工人和农民来说，劳动时间不超过十小时，又能够获得温饱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必要的教育机会，就已经是天堂里的待遇了。而对于现代中产阶级而言，他们已经想象不出比人身自由、权利平等、福利保障的社会更加美好的图景来了。至于贵族，他们对身份和地位的要求是建立在损害和作践别人尊严之上的，他们的理想恰恰是大多数人所要反抗的现实。这些由不同境遇的人蒙在被窝里想象出来的社会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得让人们置身其中开始琐碎的生活之后才可以说得清楚。一个饥寒交迫的阶级或族群，会把一个树上挂满面包、河里流着牛油的地方当成仙境，然而，一旦到了这个地方定居下来，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还有更多的愿望委屈在心里。在一个丰衣足食的社会里，他们不见得就能够心满意足，相安无事。让今天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年到陶渊明梦中的桃花源里去旅游一个星期也许很有